

## 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

借着李弟兄多年来的交通，我们早已领悟，我们中间应该只有一个出版。一个出版不仅是我们基督教身体里是一的见证，更保守主恢复中独一的职事。若没有一个出版，就无法保守主在我们中间之职事的纯全；这对于众召会中间实行的一，至为关键。李弟兄对这件主恢复中重要之事，说了以下见证的话：

我们在中国大陆时，只有倪弟兄有出版，福音书房单单也惟独属于他。他请我协助文字工作。我的确写了一些书，其中一本是论到基督的家谱，一本是彭伯（Pember）所著《地的最早时期》的部分翻译，以及一些关于诸天之国的书。我自己从未出版任何东西，我总是将我的稿件寄到在倪弟兄和他助手之下的福音书房；我的稿件该不该刊登，在于他们的分辨。我喜欢有人检核我的作品，看看在真理上是否有些不准确。写书解释诸天的国，不是小事。我喜欢我的材料经过他们的检核，这帮助且保护我。眼科专家俞弟兄，翻译了一些奥秘派的书，但他没有出版任何东西。我们只有一种出版，一切都是经过倪弟兄的福音书房出版的，因为出版其实就是吹号。吹号不仅是在口头的信息中，更是在文字上（长老训练第八册，主当前行动的命脉，一七〇至一七一页）。

照着倪弟兄在中国所建立的实行，一个出版一直是由一个实际的出版工作来吹号，于倪弟兄的时期是他的福音

## 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

书房，于李弟兄离开中国大陆后是台湾福音书房，李弟兄在美国的时期是水流职事站。今天我们必须竭力延续此一实行，借着水流职事站与台湾福音书房的出版服事，实际吹响一个出版的号声。水流职事站与台湾福音书房的出版，包括已往倪弟兄和李弟兄所交付我们职事的话语，也包括那本于相调同工们的交通，基于李弟兄和倪弟兄职事的材料所传讲，继续往前、最新的说话。这些是主恢复中召会生活里一直经常使用的材料，构成了今天我们中间的一个出版。

李弟兄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在职事上和文字工作上均由他带领。他向众召会释放主职事的话语，同时指示水流职事站和台湾福音书房，将职事的话语发行在众召会中间，使各处的圣徒都能跟上一个职事最新的交通。职事的话语原来系用英语或华语释放的，因此李弟兄成立水流职事站和台湾福音书房，作为出版单位，好将职事的出版实际地服事给众召会。今天，靠着主的怜悯，这分职事仍在继续。如今，照着李弟兄离世前不久的领会和交通，由同作奴仆者相调着事奉，继续尽职事。他称此为“主为祂的身体所作主宰的供备，也是现今为着完成祂职事的路”（一封感激、交通的信，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四日）。重要的是，我们该留意李弟兄直接说到关于职事在我们中间的继续。他觉得在他离世以后，应该由一班相调的同工们继续尽这分职事；正如他自己在这分职事里的服事，乃是在他与同工们的配搭之下。再者，职事继续往前，职事出版的需要仍然存在；为此，水流职事站与台湾福音书房相调的服事，在一班与相调同工们配搭事奉的相调弟兄们监督之下，继

续出版主在我们中间一年七次“节期”和每周职事聚会所有的说话。李弟兄在一次与他所托付，承担水流职事站责任之弟兄们的聚会中说，“我的负担在于那根据倪弟兄和我的解经而有的恢复。我是倪弟兄的继续；我希望我也得着继续，这就需要一个机构……。水流出版机构将继续这分职事。”（摘自水流职事站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二日聚会笔记，尚未出版）他将这继续并出版这分职事的机构，交由一班在主面前劳苦，以完成此托付的相调弟兄们，经手管理。

水流职事站与台湾福音书房所作的，正如前者法人规章上所申明者，乃是“将倪柝声和李常受所教导关于圣经之讲解的亮光和启示，加以发扬、推广”。李弟兄明确地盼望，水流职事站与台湾福音书房成为他的职事和倪弟兄职事的独家出版者。按照李弟兄这个愿望和安排，水流职事站与台湾福音书房该负起出版两位弟兄职事材料的责任；而对于李弟兄著作或《倪柝声文集》的任何使用，都该与水流职事站和台湾福音书房配搭着进行，并且须得到二者明确的许可，依照二者的指引，且与二者有合式的交通，方得进行。这包括将职事材料翻译成任何语文，以及用任何形式或媒介再行出版。再者，水流职事站与台湾福音书房也出版主恢复中当前继续释放的话语职事，作为两位弟兄职事的延展。当前继续释放的话语职事，乃是按照相调同工们的交通，并以李弟兄和倪弟兄著作汇集而成的纲目为依据。各地众圣徒显然看见，这样的劳苦产生同一的职事，有同样的味道，正如众召会从倪弟兄的时候起，素来所享受的。我们中间当前的说话，主要刊印于水流职事站所出版一年七次“节期”的信息纲要、晨兴圣言、《职事

## 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

报》，以及台湾福音书房对应的出版。此外，水流职事站与台湾福音书房也出版一些辅助主职事的文字。此类出版有些是李弟兄发起的，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肯定与否定》，这分期刊乃是向学有专精的读者，陈明我们从李弟兄所领受主恢复的真理。水流职事站与台湾福音书房尽力避免贸然从事其他种类的出版；然而，照着李弟兄自己的榜样，水流职事站和台湾福音书房偶尔会用其本身的名称，或为着某种特别的需要而以别的名称，从事这一类的出版。例如，由“水流书社”（LivingStream Books）一有别于“水流职事站”（Living Stream Ministry）一出版麦敦诺师母所著《神救赎的计划》一书；又如，由“肯定与否定出版社”（A&C Press）出版一本译自法文，对于早期召会所讲论人成为神的学术研究。

有时候，我们中间可能有些著作可以考虑出版，作为我们中间一个出版的一部分。正如李弟兄在长老训练第八册，即本文开头所引述的一段话中所指出者，这些建议出版的著作该接受“检核……，看看在真理上是否有些不准确”。在发表与神圣真理、神圣生命和福音有关的事时，施行鉴别总是必须的。这种鉴别不仅保护我们中间的教训，以及对圣徒的属灵供应；对于那些尝试写作的人也是帮助和保护。因此，尝试这样写作的人应当将他们的著作交给在职事上领头、以及在文字工作上领头的人，而领头的人应当施行鉴别，断定这些建议的著作是否该出版，作为一个出版的一部分。倪弟兄在中国带领职事和文字工作时，就是这样实行；李弟兄在我们中间带领职事和文字工作时，也是如此。我们今日理当继续如此实行。因此，那些希望

这样从事写作的人应当将他们所建议出版的著作，交给相调的同工们以及水流职事站和台湾福音书房，让他们的建议经过检核，以决定是否出版。总之，我们该让所出版的一切经过鉴别的检核，这作法对我们众人最有益处，对于在主今日恢复中只吹一个号声，也最有益处。

我们都必须看见，主恢复中的一个出版，乃是相当严肃的事。每一个有分于这事的人，必须真正从主得着那一分来作这事；他的那一分应当很容易为众召会所承认，并被职事里带领的人，以及文字工作中带领的人所印证。没有人能独自承担主恢复中的这一分。我们基本上固然都有出版的权利，但在主恢复中我们乃是受更高的异象所管制，而在身体里以相调的方式，在十字架下服事，尤其当这事影响到众召会和各处亲爱的圣徒时，更是如此。从倪弟兄的时候起，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一向都“受约束只有一种出版”（长老训练第八册，主当前行动的命脉，一七〇页），这种约束的结果，带进我们中间的一个见证。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得着一个出版的滋养和丰富的供应。受约束只有一种出版的益处，是难以否认的。

但是受约束只有一种出版，意思向来不是指，个别召会没有自由制作或分送材料，以供当地需要。在我们中间一直有这种的出版，一般而言，对此也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中间一直有诗歌册子、当地用的单张、召会聚会纲要、见证等等的制作，而未引起争论。这些实在并不是我们中间一个出版的一部分，因为这些并不牵涉到众召会。这些乃是应付地方的需要。然而，这些地方的、非长期的出版，一旦发展到较大地区，就会造成问题。再者，当诸如网际

## 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

网路等新近科技，被用来散播这些地方的刊物时，就特别会造成问题。长老们应当特别留意，为着当地召会所制作的，要确保只是当地的事，不然就会产生伤害。虽然现有的科技很容易让人传播材料，但我们不该冒险使用这些科技，以致在圣徒中间造成混淆，并破坏召会之间的同心合意。李弟兄为着在中国大陆一个出版的事作见证时，曾说到他是如何谨慎；各处的长老们和圣徒们也应当同样谨慎：在各处的众圣徒和众召会，都该同样受约束只有一种出版。

由于今日的科技，几乎任何人都可随意有所出版；在主恢复中的负责弟兄们不该意图压抑个人表达自我的权利（当然，这些发表若是罪恶的、异端的或分裂的，则另当别论）。有些圣徒想撰写召会历史，制作儿童教材，录制音乐，甚至传讲并出版信息；这些不必费力，就可以复制于各类媒介，广泛散发，尤以网际网路及各种光碟（CD 与 DVD）为甚。然而，并非因这些得以制作并散发，就表示它们在众召会中，比今日其他可出版的世俗或宗教产品更值得信赖。这些乃是另外的出版品，我们的弟兄或姊妹不一定会感兴趣。这些不是主恢复中一个出版的一部分，对我们中间的圣徒不一定有属灵的益处。众召会应当借着长老们而受教育，能了解这事；众圣徒和众召会也必须自行分辨这些出版品的价值。各处的长老身为神群羊的牧人（彼前五2），应当在出版品的事上，合式地照料众召会，并且应当保护群羊，脱离导致伤害的事物（徒二十28~29）。只要众召会不成为散播这些出版品的平台，这些出版品就不该成为我们中间争议的话题。

最后，各处的众召会和众圣徒必须领悟，一个出版这

件事无关乎共同的信仰，乃是与主恢复中的一个职事有关。职事乃是我们中间在主恢复里的吹号，而这个吹号不该是吹无定的号声；李弟兄曾在好些不同的场合说过这样的话。然而，一个出版不该在共同的信仰上，或在众召会的交通上，成为我们接纳或拒绝任何人的根据；一个出版不该坚持为信仰的一项。若有人不愿受限于一种出版，他们仍是我们的弟兄；他们仍是在真正的地方召会里。我们愿用以下李弟兄的话为结语，并鼓励大家阅读这些话所引自的全文——长老训练第七册，同心合意为着主的行动，七八至八〇页：

某一个召会接受不接受职事，并不断定那个召会是不是真正的地方召会。本篇信息的题目不是说“在主的恢复里”不吹无定的号声，乃是“在主的职事里”。我不是说到主恢复里的事，乃是说到职事。……

我必须对主忠信，对你们许多一直非常受这职事影响的人忠信，并且对我自己忠信。因这缘故，这职事不能容许任何人假装在其中，却仍说不同的话。这不是我要你离开你的地方召会，或你的地方召会不再是地方召会。我所交通的乃是，职事在为着主恢复里的权益争战时的冲击力。

主恢复中相调的同工们  
二〇〇五年六月三十日

## 职事的话

### 受约束只有一种出版

有一件事给主的恢复造成麻烦，就是我们有不同的出版。我们若对主的恢复认真，就必须避免任何一种在难处上的牵连。我们在中国大陆时，只有倪弟兄有出版，福音书房单单也惟独属于他。他请我协助文字工作。我的确写了一些书，其中一本是论到基督的家谱，一本是彭伯（Pember）所著《地的最早时期》的部分翻译，以及一些关于诸天之国的书。我自己从未出版任何东西，我总是将我的稿件寄到在倪弟兄和他助手之下的福音书房；我的稿件该不该刊登，在于他们的分辨。我喜欢有人检核我的作品，看看在真理上是否有些不准确。写书解释诸天的国，不是小事。我喜欢我的材料经过他们的检核，这帮助且保护我。眼科专家俞弟兄，翻译了一些奥秘派的书，但他没有出版任何东西。我们只有一种出版，一切都是经过倪弟兄的福音书房出版的，因为出版其实就是吹号。吹号不仅是在口头的信息中，更是在文字上。

我恨恶看见一些弟兄抄袭我的论点，与他们的“风味”和“色彩”搀杂，借此出版一些东西。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从我的著作中发表一些论点？倪弟兄教导我们关于诸天的国。我从他的教训得着基本知识，但他从不多加解释；他只给人轮廓。一九三六年，我才开始解释倪弟兄给我的轮廓。

廓。我出版了我的注解之后，倪弟兄很赞赏，私下告诉我那非常好。

我盼望你们有些弟兄多多发展并解释我所释放的一切信息。不要仅仅说一些论点，加上你自己的“色彩”和“风味”，这使味道改变，把我的信息破坏了。你必须得着解释这一切事物的能力。我不狭窄，我愿看见你们众人都成为神大用的仆人，那是何等美妙。但我不喜欢看见一些人仅仅重复我所说过的，假装那是他们的作品，带着他们的风味和色彩。

我们中间有些弟兄仍在出版刊物，这很困扰我。照着我可靠的观察，那些刊物没有新的亮光或生命的供应。其中也许含有一些圣经的道理，但任何生命或亮光的点都采自水流职事的刊物，几乎没有一项生命或亮光是我们的刊物所没有论到的。基于这事实，这些弟兄为何需要出版他们的刊物？因为所有的刊物都是我的，我就很难说这样的话。但我被迫说真话：因着出版你自己的刊物，你浪费你的时间和金钱，你浪费圣徒摆上的金钱，你也浪费他们读你刊物的时间。在我们中间其他的刊物中，粮食、生命的供应和真正的光照在哪里？要确信在每种水流职事的刊物中，确实至少有一个主要的启示。

我有负担出版生命读经信息，强调生命的事，因为在今天的基督教里，这件事已经被忽略、疏漏甚至失去到极点。大多数的注释和解经的书里，没有多少生命。甚至生命读经这个说法也是新的说法，我使用这辞三十二年了。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我在台北完成了全本圣经从创世记到启示录的生命读经。

这不是说我很能干或很有知识，这全在于我们主宰的主有没有给你这一分。即使我在中国大陆写了一些书，我也从来不敢自己出版什么，我不喜欢有另一种声音。我们的声音必须是一，所以我们必须受约束只有一种出版。我召聚写作之人的特会，用意是要鼓励你们写点东西，但不是以已过所发生的方式；这交通会保守并保护我们不非法行事。

有些地方愿走正确的恢复之路，他们采用职事的一切材料，人數定会大大增加；但有些人在浪费他们的时间，撰写并出版他们自己的材料，这不是他们的分。我愿看见许多弟兄有带着真理丰富的这一分，这是美妙、美好的，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我劝你们众人要顾到这事。你必须吞没异议，不要让异议吞吃你。

我盼望这交通会给众召会一些帮助。要接受这些原则，在主面前祷告，并且考虑你所在之地真实的光景，然后你就能对长老职分作些调整（长老训练第八册，主当前行动的命脉，一七〇至一七三页，李常受著）。

## 完成主对祂恢复的使命

主的使命就是祂的恢复，而今天祂的恢复是要恢复基督作生命，恢复召会作我们的生活，恢复享受基督作我们的一切，并且恢复召会生活一切的意义，目的不仅为着传扬福音，也为着传播真理。我相信这是惟一的原因，使祂给了我们今日基督教里几乎所有的真理。祂将祂的真理给了我们，叫我们不仅将真理传给基督徒，更传给不信者。全球都在黑暗之下，地上每个人都需要听见真理，但我们

对已领受之宝贵真理的传播，受到很强的限制。关于人被恢复本注解吸引且抓住，有许多有力的见证，但谁有负担出去传播这些真理？

有些与我们在一起的弟兄，当他们教导传讲的时候，并不用这些真理。他们教导并传讲他们觉得好的，他们不领悟他们的信息是何等贫穷。我们中间有些弟兄不断出版一些刊物。我诚实地告诉他们，他们所出版的没有亮光和新的东西。我们刊物中的要点满了生命和亮光，但这些弟兄不愿照样把这些陈明出来。我无法领会他们为什么必须改变我们所出版的信息，以他们自己的风格和自己的方式陈明一些东西，他们所出版的没有一点新的生命或亮光。在他们的材料里若有什么生命或亮光，也完全是采自这职事。我多年观察我们中间这种光景，我愿看见我们中间有些较年轻的弟兄会被主兴起来说话。我若能看见这事，我会赞美主；但另一面，我所看见的却是一些喜欢在自己周围建立一些东西的人。

主以祂的恢复托付了我们，祂的确解开了新约，向我们启示许多珍贵、宝贵的理念。主所需要的，乃是千万爱祂、向祂活，不知道别的，只知道祂恢复的亲爱圣徒，同走一条路。不管这些圣徒是来自巴西、澳洲、纽西兰、台湾、英国、泰国、印尼或美国，都背负同样的担子，走同一条路，传播同样的真理。我们分赐那些具体化在“金条”，恢复本里的真理。我们没有其他的货品！ 我们若愿这样，我们会取得全地！

我看有人用这分职事的材料，去产生另外的职事，这使我心碎。我们都必须祷告：“主，拯救我脱离在这恢复

里要成为什么人物的野心。”我们只该认识神新约经纶的真理，单单借着同心合意、祷告、那灵和话，只使用一种方式。我相信这是主所要得着的，也是我们众人深处所期待的。每个人对此都会觉得喜乐。

我们出去时，不是带着异议或野心去。若是你带着野心建立你自己，我带着野心建立我的职事，我们就了了，主必须去找别人。我们都需要象军队一样出去，这样我们就必有士气和冲击力。

我们不需要作那么多。我们只需要带着纯洁的心出去，没有一事向着我们自己，凡事都向着祂。只要带着所有的真理和恢复本出去读给人听。我向你保证，你会每周得着人。你不需要用你的辞汇传你的教训，或你的那种道理。我们必须看见主的恢复是什么。主的恢复受托有伟大的事业，要传播主的真理。祂已给了我们那些我们正在持守的真理。但我们需要忠信、清心、无意向自己活、只向祂活的人，出去传播这些“金条”的真理。你不需要以你的方式传讲或教导。只要打开恢复本，与饥饿的人同读一些注解。

但事实上，我并不那么在意扩增。我在意真理的传播，使真理能进入需要的心。我们若传播这些真理，就要成为忠信的仆人，按时分粮给主的子民（太二四 45）。这样我们才会完成主恢复的使命。这就是我心所要的，我要向此而死。我告诉在远东的弟兄，我不会停止，直到我全人被这职事用尽。我盼望你们众人说同样的事。

主若能在美利坚得着一万圣徒，以同样的教训、同样的传讲、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刊物、同样的方式和同样的一切，走全时间的路，这就是我们的士气！智慧的路是我们

众人走全时间的路，说同样的事，想同样的事，陈明同样的事，并且教导同样的事，有同样的素质、外表和彰显。这使我们有士气、冲击力，能击败仇敌。这就是主所需要的！（长老训练第八册，主当前行动的命脉，一二九至一三三页，李常受著）

## 职事与众召会

某一个召会接受不接受职事，并不断定那个召会是不是真正的地方召会。本篇信息的题目不是说“在主的恢复里”不吹无定的号声，乃是“在主的职事里”。我不是说到主恢复里的事，乃是说到职事。美国公民会说许多事批评政府和军队总司令。但你一旦进入军队，成为军人，你就失去说话的权利。在议会里议员可以争辩、争论甚至争吵，但连议员一旦进入军队，成为军人，他们也必须安静。在军队里不吹无定的号声。职事不象议会。职事不是给人到这里来发表意见的国会。职事没有那样的容量。职事完全为争战的灵所充满。我不控制任何召会。所有离开公会，分裂的宗派，站在正确立场上的圣徒，都是他们所在地的地方召会。他们能发表他们的意见，但他们可能与这职事无关。

保罗告诉我们，所有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了他（提后一15）。先前接受使徒职事的亚西亚信徒，现在离弃了他。他们没有因着弃绝保罗的职事，失去他们是地方召会的地位。但在争战中，保罗的职事无法倚赖他们。对保罗的职事而言，他们不能倚靠。说职事无法倚赖某一召会，意思不是那召会已经被革除，不再是地方召会。她仍是地方召

会，但我们必须领悟，职事是争战的单位。在这争战的单位里，没有容量和时间给你发表意见。

我对主的权益认真。我为着主的职事牺牲了一生。我舍弃了一切来走主恢复的路。如今我必须对自己忠信。不仅如此，借着我在全球的职事，成千圣徒进入了主的恢复，所以我必须对他们忠信。许多圣徒舍弃了很高的学位，在主的恢复里跟从祂，但他们所在的光景，似乎有令人失望的趋势。这使我有负担。有些圣徒在主里成了今天的他们，百分之百是由于我的职事，我不愿我的职事浪费他们的时间。我必须作一些事，确保他们将全人投资到主的恢复里。他们舍弃了世界的前途，但他们在主的恢复里没有得着多少鼓励。我必须对主忠信，对你们许多一直非常受这职事影响的人忠信，并且对我自己忠信。因这缘故，这职事不能容许任何人假装在其中，却仍说不同的话。这不是说，我要你离开你的地方召会，或你的地方召会不再是地方召会。我所交通的乃是，职事在为着主恢复里的权益争战时的冲击力。

我对家中聚会、全时间者、真理课程和福音的广传所要说的，不是为着那些对我的职事感觉不好、对我的职事有异议、假装在职业之下，其实却不以为然的人。我仍然爱所有落入此类光景的亲爱圣徒，仍认为他们是在基督里的弟兄，但我们需要有满了冲击力的军队，这军队没有容量和时间给人发表任何一种意见。我们是在争战。军队在台湾已经开始争战。如今我们要看见这军队在扩增，不但在美国争战，也在加拿大、中美洲、南美洲、欧洲、非洲、澳洲和整个亚洲大陆争战。这是我所要看见的。我不是在

谈论众召会，我是在谈论职事。职事是一件事，众召会是另一件事。这两件事在保罗所写的书信中能区分出来。保罗的职事是一类，众召会是另一类。保罗从未想要迫使众召会在他的职事里跟随他，但保罗为着众召会的确有一分职事（长老训练第七册，同心合意为着主的行动，七八至八〇页）。